



华语惊悚小说
名家典藏

夜夜夜 惊魂

第3季

庄秦◎主编



每个人的身边都藏着不为人知的诡故事

红娘子 莲蓬 老家阁楼 云中羽衣子 苏京 **联袂推荐**



哈尔滨出版社
HARBIN PUBLISHING HOUSE



华语惊悚小说
名家典藏(III)

夜夜夜 惊魂



YZLI0890112568



哈尔滨出版社
HARBI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夜夜夜惊魂. 第3季/庄秦主编. —哈尔滨: 哈尔滨出版社, 2012. 3

(华语惊悚小说名家典藏)

ISBN 978 - 7 - 5484 - 0755 - 3

I. ①夜… II. ①庄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
①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23134 号

书 名: 夜夜夜惊魂. 第3季

作 者: 庄 秦 主编

责任编辑: 韩伟锋 闵 锐

责任审校: 陈大霞

封面设计: 小徐书装

出版发行: 哈尔滨出版社(Harbin Publishing House)

社 址: 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 82 - 9 号 邮编: 150090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佳明伟业印务有限公司

网 址: www.hrbcbbs.com www.mifengniao.com

E - mail: hrbcbbs@yeah.net

编辑版权热线: (0451)87900272 87900273

邮购热线: 4006900345 (0451)87900345 87900299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

销售热线: (0451)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16 印张: 14.5 字数: 242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484 - 0755 - 3

定 价: 28.00 元

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,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。

服务热线: (0451)87900278

本社法律顾问: 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

目 录

蛊家村	1
查无此人	13
胆炸营	18
隔壁失魂桂花落	25
惊魂山神庙	30
空 棺	34
青花瓷	40
午夜困兽	47
凶 狗	51
一缕血痕	60
挂红布的贞节牌坊	65
鬼婴儿	74
刻在墙上的血案	79
阴兵借道	83
恐怖的别墅	92
平安葫芦	131
育婴堂血案	142
午夜之人	147
千年咒	151
黑骨之谜	157

吸血的石碑	162
僧 鬼	166
蛇缠腰	173
十八学士	176
司机公墓三洞沟	180
洗 骨	185
影子的影子	188
魅影绰绰	195
第七频道	201
黑 瞳	205
亲爱的,你杀了我	223

盘家村

车停在一棵枝叶繁茂的老槐树前，我提着行李下了车，按照地图步行了三个小时后，终于看到了一条湍急的小河。河面上架着一座石板桥，桥后的竹林中隐藏着—座村落，村落后，则是突兀而起壁立千仞的高山。

桥头站着一位老人，正等待着我的到来。他衣着破旧，却精神矍铄，两眼炯炯有神，左手手指上还戴着一个大大的绿玉扳指儿。老人看到我后连忙上前，递给我一支没有嘴的纸烟，问：“你就是来支教的秦老师吧？”我点头道：“是的，我就是秦石。”

我接过了他递来的劣质纸烟，点燃后塞进嘴里。我知道要是拒绝了这支烟，他一定会认为我看不起他。

老人姓古，是古家村完小的校长。

一、漂亮的女教师

古家村位于西南某省大山深处，地处偏远，人口构成以少数民族为主，师资力量向来薄弱。我从师范学院毕业后，经过申请，将在古家村完小度过一年的支教时光。

走过石板桥，穿越密密麻麻的青翠竹林，我看到一所简陋的学校。没有围墙，一块没有经过平整的土坝子后并排立着几间破旧平房，都是建在石头屋基上的木板房。平房前有一支旗杆，飘扬着五星红旗。十多个衣衫褴褛的少年围在旗杆下的一口锅边，争先恐后地添舀着锅里掺着菜叶的稀粥，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站在锅后，正大声招呼孩子们不要抢。

我朝那个女孩望了一眼，不禁愣了。

这个女孩穿着一身浆洗得有些发白的蓝青色长裙，乌黑的长发在脑后绾做一个简单的发髻，素面朝天，却遮掩不住她浑身散发出来的灵气——她是个漂亮的女孩。

古校长对我说：“那是榛老师，也是来支教的，在古家村已经快五年了。她教语文、数学，还兼任生活老师，负责煮饭和照顾孩子们的生活。”

五年，女孩最宝贵的五年青春，她都奉献给了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。我不由得露出了敬佩的神情。

古校长带着我走到了锅边，向榛老师介绍了我。我嗅到一股清香，顺势向锅里一望，看到雪白的米粥里漂着绿色的菜叶、红色的腊肉粒、黄色的鸡蛋茸。与榛老师握手的时候，我很尴尬地吞了一口因为条件反射而产生的唾液。

榛老师笑了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脸上绽出两朵小小的酒窝，看上去显得更加漂亮。不知不觉中，我握着她的手，竟然忘记了松开。

“古校长，秦老师，你们都饿了吧？知道今天秦老师要来，我特意做了一桌子菜，就在厨房里。”榛老师适时抽出手，笑意盎然地说道。银铃般的声音顿时化解了我的尴尬。

我连忙说：“不用这么麻烦的，我就和同学们吃一样的稀粥就是了。”

古校长捅了捅我的腰，笑着说：“秦老师，今天你第一次到我们古家村，还是吃一顿好的吧，以后还有的是苦受。”

我跟着他们走进一间作为厨房的平房，突然“砰”的一声，后脑感到一阵疼痛。摸了摸，竟满手指的鲜血。回过头，一个浑身肮脏、双眼呆滞的男孩站在距离我们不远的土坝上，他很瘦弱，头却很大，手里正捏着几块石头，用力向我掷来。刚才我就是被他掷出的石块砸破了脑袋。

古校长瞪圆了眼睛，大声喝斥道：“你在干什么？！”那小男孩被吓得浑身颤了一下，转身就跑。在坝子外，还站了几个小孩，也是头大身小，两眼呆滞。他们茫然地看着男孩跑到他们身边后，突然发出一阵哄笑声，然后一起转身钻进了竹林中，消失得不见踪影。

二、神秘草蛊婆

我捂着脑袋，走进了一间简陋的教室。榛老师找出一卷绷带，小心翼翼地帮我缠上。她看到我呲牙咧嘴的痛苦模样，微笑着朝我的伤口吹着气，问：“这样会不会好一点儿？”当然，我的疼痛不会因为她吹两口气就减轻一点，但我还是如鸡啄米一般点着头，说：“是的，是好多了。”古校长在一旁忍俊不禁。

我赶紧说：“真的，真的好多了。榛老师缠绷带的手法真娴熟，比城里的护士还温柔。”为了岔开话题，我转过头来，问：“校长，刚才那个调皮的男孩，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吗？”那个男孩神情呆滞的模样浮现在我的脑海中，让我又感到了头疼。

古校长摇了摇头，说：“那个男孩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。”他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，说：“他这里有点问题，没法到学校来读书。”

“哦？”我有点好奇。

古校长解释道：“因为古家村太偏僻了，村民都是就近通婚，时间长了之后，难免通婚对象未出五服，生下几个智力有问题的孩子，也是很正常的。”听了他的话，我不禁想到了刚才在土坝外，还站着几个同样眼神呆滞的孩子，难道他们也都是智力障碍的儿童吗？

包扎好伤口之后，我们回到了厨房，只见一张方桌上摆满了菜肴：蒜苗腊肉、白果猪蹄汤、猪肉炒蒜薹、凉拌笋尖、清炒莴苣……榛老师的手艺真不错，虽然用料简单，但每样菜都色香味俱全，入口之后，两颊留香。今天赶路匆忙，我早已饥肠辘辘，顿时胃口大开，大口大口狼吞虎咽了起来。

刚吃几口，忽然听到窗外飘来“叮叮当当”的铃铛声，是上课铃吗？现在是中午，怎么会有上课铃呢？

这时，古校长突然脸色微微变了一下，拍着脑袋说：“哎呀，我怎么忘了，今天是东婆婆来学校的日子哦！”榛老师连忙说：“这会儿东婆婆一定还没吃饭，赶紧请她进来吃饭吧。”她站起身，取了一副碗筷放在方桌上。

东婆婆？东婆婆是谁？

我还没来得及多问，古校长已经慌张地走出了厨房，大声喊着东婆婆的名

字。过了一会儿，就听到步履蹒跚、颤颤巍巍的脚步声向厨房走了过来。

榛老师忽然凑近我耳边，轻声说：“秦老师，和东婆婆吃饭的时候，你一定不要惹她生气。”

“为什么？东婆婆是什么人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
“她是个草蛊婆……”榛老师看了一下四周，用小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答道。

我不禁瞪大了眼睛，满脸疑惑。

“草蛊婆”的意思，我当然知道。在来古家村之前，我曾经特意在网上查阅过这个西南某省深处山村的风俗。居住在这里的少数民族有着很多神秘的风俗，养蛊放蛊就是其中最为古老阴森而又神秘恐怖的一种传说。

传说每年农历五月五日毒气最盛，最适合养蛊。养蛊人将正厅打扫干净，在神位前焚香点烛，对天地鬼神默默祷告后，就会在正厅中央挖一个大坑，埋一个口小腹大的大缸，缸内放置一百种毒虫后加盖掩埋，一年之中，那些毒虫在缸中互相吞噬，毒多的吃毒少的，强大的吃弱小的，最后只剩下一个，这最后的毒虫吃了其他所有毒虫后就成了蛊。蛊有剧毒，蛊的主人会用自身的鲜血来喂养它，久而久之，蛊和主人就会心灵相通，服从主人的命令。

养蛊之术向来传女不传男，道行最高深的养蛊人多为年老贫穷的女人。她们常利用放蛊为祸乡里，勒索钱财。这些养蛊的女人终身不嫁，被人称为草蛊婆。

一个草蛊婆为什么会到学校来？而且校长还显得那样欢迎？

榛老师看出了我的疑惑，小声解释：“草蛊婆分两种，恶蛊婆与善蛊婆。东婆婆就是一个善蛊婆，她养蛊不是为了害人，而是为了行医，她到学校来就是给学生们治病的。但是如果你惹了她，她生气了一样可以放蛊来害你。我曾经亲眼看到一个骂她的山村壮汉毫无理由地死了，肚子鼓得像座小山一般硬邦邦的，里面的器官全成了石头……”

“好，我不惹她。吃饭的时候她说什么我就附和什么……”我答道，但心里依然充满了疑惑：东婆婆是来给学生治病的，学校里的学生们难道都有什么病吗？

东婆婆是个满脸沟壑的老人，拎着一只小背篓，背篓上蒙着一张湿答答的荷叶。她的眼睛都快瞎了，眼皮耷拉下来，遮住了整个眼窝。她进门后，眼皮飞快地抬了起来，朝我望了一下，露出一双看不见瞳仁的眼睛，眼中写满了冷漠与警惕。古校长连忙向她解释我的来历，她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校长，吃饭还是免了吧，

我先做正事。”她不等古校长说话，就自顾自地拎着背篓走出了厨房。

古校长跟了出去，我也想跟着出去，这时榛老师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，关切地说：“秦老师，一会儿你无论看到了什么，都不要露出惊讶的表情，更不要叫出声来。”

“嗯。”我赶紧点头。从无数小说与电影中，我早就知道了蛊术的神奇与邪恶，我可不想让蛊虫钻进身体。

三、蛊虫作法

平房外的土坝上，十多个小学生并排站在旗杆前，捋开了一只胳膊上的袖子。东婆婆拎着背篓，从左走到右，又从右走到左，眼睛不停扫着这些孩子白生生的手臂。蓦地，她停下了脚步，倏地伸手揭开了蒙在背篓上的荷叶，从里面抓出了几条黑黢黢的虫子放在手心中。

那是什么虫子？是蛊虫吗？她想干什么？难道是要把蛊虫植入孩子们的身体吗？我不由得感到一阵阵心悸。

东婆婆用手指捏起一只黑色虫子，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，可以看出黑虫很干瘪，仿佛只有一层皮一般。东婆婆捉住了一个男孩的胳膊，将指尖的那只黑虫放在了男孩的肘关节内侧，只是一瞬间，黑虫的身躯鼓了起来，就像充了气的气球。黑虫的皮隐隐有些发红，因为它从男孩的血管中吸了鲜血！

榛老师凑近了我的耳朵，小声说：“那是水蛭，饿了好几天的水蛭。”

“她为什么要用水蛭吸学生的鲜血？”我问。

她答道：“这些孩子都患有疾病，东婆婆用水蛭吸走鲜血，是为了拿回去制作救命的蛊虫。只有找到能杀死血液中毒质的蛊虫，才能植入体内治病。”

我明白了，这就和医生通过验血找出病毒后对症治疗，有着异曲同工的作用。

东婆婆从孩子们的胳膊中取走了血液样本后，拎着背篓离开了学校，连饭都没有吃。她离开后，我问：“学校里的孩子们，都得了什么疾病？”

古校长叹了口气，眉头深锁地答道：“近几年来，我们这个村庄里出生的孩子，无一例外都患了智力障碍，所有孩子都天生不会说话，头大身子细。大人的

心都焦了，却没有任何办法。幸好，五年前，东婆婆来了。”

五年前，东婆婆路过古家村，去深山捕捉毒虫。她看到几个神情呆滞的小孩后，顿时大叫道，这几个孩子受了邪神的侵犯，神智已经被恶灵掳走了，必须要用蛊虫以毒攻毒驱走邪灵，才可以治好他们。

因为不知道究竟要采用什么样的蛊虫才能治好孩子们的病，所以东婆婆并没有治疗所有的孩子，她只是先挑选了十几个孩子，送到了完小，当做实验。那一年，榛老师也正好初到古家村，她也从头至尾亲眼目睹了东婆婆的治疗过程。

每个月的初五，东婆婆都会到学校来，用水蛭抽走孩子们的鲜血，然后在十天后带着蛊虫回来，与孩子们关在一间教室里，把门窗都蒙上黑布，神秘地作法。她还特意要求，在这十天内，除了学校里的老师，孩子们不能接触任何外人，吃住都必须在学校里。

几年下来，孩子们的痴呆病真的好了很多，除了偶尔还会出现痴呆的症状外，平时已经可以像正常人那样生活与学习了。在孩子们清醒后，古校长和榛老师也私下问过他们东婆婆究竟是怎样用蛊虫作法的，但孩子们都说，一进屋他们就晕沉沉睡着了，什么都不知道。

看着这几个孩子一天一天好起来，古校长开始请求她也给其他孩子治病。但东婆婆却拒绝了，她说必须要等那些接受治疗的孩子们完全康复了，她才会给其他孩子治病。

那些没有接受治疗的孩子的家长虽然心中愤恨不已，但因为忌惮东婆婆的蛊术，所以也不敢有什么异议。

今天正好就是初五，东婆婆又来到了古家村完小，就是来为孩子们取血的。十天之后，她会带着制好的蛊虫再次来到这里。

看着东婆婆离去的背影，我不禁对她肃然起敬。

四、突然发生的绑架

就在我出神的时候，榛老师捅了捅我的腰，说：“秦老师，快去吃饭吧，菜都快凉了。”我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刚才那顿饭还没吃完呢。

正要回厨房的时候，我们忽然听到土坝外的竹林里传来一阵嘈杂声，回头望

去，竹叶摇曳着雪片般落下。刹那间，十多个赤着上身的山村壮汉从竹林里钻了出来，手里挥舞着木棒，大声用当地土话叫嚷着什么。

他们说的话，我一句也听不懂，但我却看到古校长浑身颤抖了起来，脸上露出恐惧的神情。

这些山村壮汉要做什么？我还没来得及多想，他们已经冲过了土坝，团团围住了我和古校长、榛老师。为首的一个壮汉四十多岁，留着络腮胡子，满身的刺青，他挥舞着木棒，语速极快地向古校长吼叫着，视线却盯着榛老师。

我心中暗暗一紧，连忙问古校长：“他在说什么？”古校长眉头紧蹙地答道：“他们要药……他们的孩子都是东婆婆没有治疗的智障儿，现在他们要我们交出东婆婆配的药，要是我们交不出，他们就要掳走榛老师……”

榛老师也听到了古校长的话，她全身的神经都绷紧了，恐惧地望着壮汉们。她悄悄移动脚步，躲在了我身后，我也赶紧挺了挺胸，想要保护她。可是面对这么多凶神恶煞的壮汉，我的保护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？

为首的壮汉逼到我面前，伸出形如蒲扇长满黑毛的手掌，像拎一只小鸡一样将我扔到了一边。然后他抓住了榛老师的手腕，毫无怜悯地使劲一扳，将榛老师扛到了肩膀上，大声咒骂着向竹林大步走去。

我躺在地上，无力地叫着：“把榛老师放下！”可没人理会我。榛老师流着眼泪，在壮汉的肩膀上，朝我喊道：“秦老师，我走了后，你记得每天给孩子们煮稀粥，他们都喜欢吃加了腊肉的稀粥，腊肉就吊在厨房里……”她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最终消失在竹林里。

学校里暂时恢复了平静，我啜嚅着问古校长：“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”这是我第一天到古家村来，没想到就遇到那么多突发事件。

古校长叹了口气，说：“现在也没什么别的办法了，我们根本就没有东婆婆给的药。我只有去最近的镇上报警，让警察来解决这个事……”他仿佛又老了十岁一般，一张脸黯然无神。

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了。从古家村到最近的一个镇来回一趟，要整整花上一天一夜的时间。古校长在离开前对我说：“小秦啊，学校里只剩你一个人了，你一定要把孩子们照顾好。”说完后，他就步履蹒跚地走出了学校。

五、地底伸出的一双手

孩子们很乖，尽管出了这么多事，他们还是回到了一间当做寝室的平房里，躺在简陋的高低床上，很快就各自睡着了。

我来到厨房，取下吊在天花板上的腊肉，刚想割一块下来切成粒，却嗅到了一股馊臭的霉味，正是从腊肉里散发出来的。我无奈地将腊肉扔到一边，打开了我从城里带来的皮箱。

皮箱里有我从家里带来的紫菜，还有腌牛肉。我决定晚餐不熬粥了，做一顿干饭，再弄盆紫菜蛋花汤和一盘腌牛肉切片。这些大山深处的孩子以前一定没吃过紫菜蛋花汤吧，偶尔给他们改改口味也是不错的。

果然，晚餐时，我推出的一系列新菜肴很受学生们的欢迎，他们如风卷残云一般，将我做的饭菜全部吃光了。

按照东婆婆的要求，在她下次回来之前，孩子们都不能回家，吃住都必须待在学校里。安排他们复习完功课，我精疲力竭地回到了古校长为我安排的寝室里。躺在干净的床上，我却怎么也睡不着，脑海里不停地萦绕着榛老师的影子。她被山村壮汉掳走后，现在怎么样了？他们会伤害她吗？她被囚禁的时候，我又怎么能躺在床上睡觉呢？

想到这里，我坐了起来，穿上衣裳，走出了寝室。

尽管不知道榛老师被壮汉们关在什么地方，但我还是要尽一下自己的努力去寻找她。或许我根本就找不到她，但这起码能让自己稍稍感到一点心安。

走出寝室后，我先静听了一下孩子们就寝的那间平房，那里只有微微的鼾声。我不想惊醒他们，于是踮起脚，轻轻穿过土坝，走到了竹林边。竹林中有一条黑黢黢的狭窄小路，两侧竹影婆娑，竹叶摇曳着，张牙舞爪，恍若幢幢鬼影。望着这条小路，我顿时感到了阵阵心悸。我不知道穿过这条小路将会看到什么，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能不能找到榛老师，但我还是向前走了几步，踏上了小路。身后的竹林很快就湮没了我的退路，我别无选择，只能向前走。

两分钟后，我走到了竹林深处，四周的竹叶飒飒作响，我感到一丝寒意，连忙加快了脚步，想尽快走出竹林，谁知道突然脚下绊到什么东西，一个趔趄，竟

摔倒在地上。我回过头去，顿时惊呆了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眼珠几乎都快从眼眶里掉出来了。

在地上，一只干枯蜡黄的手从地底破土而出，五根手指无力地耷拉下来，大拇指上有一枚绿玉扳指儿。这是古校长的手！他死了！被埋在了竹林深处的土里！一定是那些壮汉不准古校长离开村庄报警，杀死了他，然后埋在这里的！

我发出了一声尖叫后，立刻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往外面走了。要是被壮汉们发现的话，我一定也会被他们杀死的！

六、孩子们发疯了

我惊慌失措地从地上爬了起来，跌跌撞撞沿着小路回到了学校外的土坝上。正想回寝室的时候，突然听到“砰”的一声，孩子们睡觉的那间平房的大门被使劲推开了，一个头破血流的孩子从里面跑了出来。他的脑袋流着血，但却没有尖叫，更没有哭泣，只是板着一张脸，双手背在身后，没有任何表情地站在我的面前，两眼呆滞地望着我。

“怎么了？你从床上摔下来了？”我诧异地问。我摸了摸自己头上缠着的绷带，不禁想，现在榛老师没在，要是换我给小孩缠绷带的话，不知道能不能也缠得这么好。

这孩子并没有回答，他还是冷冷地看着我，眼神空洞，却又似乎将我的五脏六腑看得通通透透。看着他的眼睛，我不由得感到遍体冰凉，寒意从脚底慢慢爬到了全身。

蓦地，孩子的手从背后伸了出来，在他的手里竟握着一根钢管。他扬起头，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啸。

我一眼就看出来了，他手里的钢管是高低床的床腿，难道他们将床腿拆了下来？

不等我多想，随着他的一声尖啸，学生寝室里又冲出了十多个孩子，他们全都流着血，有的牙齿被打掉了，有的胳膊被刺了一个洞，有的胸膛正在流血，但他们毫不例外地——手里都握着钢管。

所有的孩子都眼神空洞，大声吼叫着，挥舞着钢管向我冲了过来。

他们想袭击我？下意识中，我转过身来，拔腿就跑。孩子们在我身后狂奔，追逐着我。我听到了呼啸的风声。孩子们奔跑的速度竟是那么快，身后的脚步离我越来越近。我别无选择，一头扎进了竹林里那条黑黢黢的小路。

刚一冲进小路，我就撞到了一个软绵绵的东西，那是一个站在小路上的人！这个人穿着一身黑衣，与黑暗融为一体，所以我才没注意到他的存在。

这个人在我耳边轻轻说了一声：“秦老师，你别怕！”声音如银铃一般，正是榛老师的声音！

我心中一阵狂喜，原来榛老师已经从山村壮汉那里逃出来了。我连忙对她说：“太好了，榛老师，你没事！”但我随即想到了身后的那些发了狂的孩子，赶紧叫道，“榛老师，快跑！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些孩子全疯了，他们要杀我！”

榛老师微微一笑，说：“不用怕！”她抬起了手，我这才发现，在她手里，竟平端着一把步枪。与此同时，我发现在她身后，还站着一个身着黑衣的人——是东婆婆。东婆婆的手里也拿着一把步枪。眼看孩子们一步步逼近，榛老师和东婆婆开始扣动了扳机。“砰砰”几声枪响之后，孩子们应声而倒！

七、她们是什么人？

四周恢复了一片死寂，我擦着汗，问：“你们杀了他们？”榛老师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没有，我们没杀他们。枪膛里，装的都是麻醉弹。”

原来孩子们只是被麻醉了，我的心稍稍放宽了一点，但立刻发现了不对劲，大声问：“你们是谁？怎么会有麻醉枪？你不是被抓走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你为什么和东婆婆在一起？”

榛老师冷冷望了我一眼，问：“你真想知道我们是谁吗？”我使劲点头。

她冷笑了一声，说：“我是个医生，东婆婆和我一样，也是医生。不过，我们不为医院工作，我们为一家国外的药厂工作。”

五年前，榛老师——不对，应该是榛医生——和东婆婆一起来到了古家村。榛医生以支教的名义进入古家村完小，而东婆婆扮做草蛊婆，选了十几个痴呆症儿童患者，以蛊虫治疗的名义送进了小学中。

不过，给孩子们治病的，并不是东婆婆，而是榛医生。榛医生将一家国外药

厂新研制的痴呆症治疗药物磨成粉末，掺在腊肉里，切成粒后熬在粥里让小孩们服下。东婆婆用水蛭取走孩子们的血样，只是为了将血样寄到国外药厂进行药理作用分析。只要出了古家村，走上三个小时的山路，就会有一辆药厂的轿车等在那里。

他们之所以没有将村里所有的孩子都进行治疗，是为了进行所谓的“双盲对比实验”。

这种药物被怀疑具有极强的副作用，国外早已禁止用它进行任何人体药物实验，所以那家国外药厂把注意力盯准了这个偏远山村——古家村。经过五年的人体药物实验，榛医生能够判断，药物的确对痴呆症治疗有效，但副作用也不可小觑，只要在12小时内未持续服用，患者就会精神失常，并伴有严重暴力倾向。

这就是为什么刚才那些小孩会发了狂似的追打我，就是因为没有服用含药物的腊肉熬成的稀粥。

我不禁想到了古校长的死，大声质问道：“古校长一定是你们杀的吧？”

榛医生点了点头，说：“不错，要是他去报了警，东婆婆用‘蛊术’治疗病人的人就会流传出去，难免会有外界的人进来调查。如果有人在孩子们的体内发现了那种药物成分，我们在这里作人体药物实验的秘密就会被揭穿。所以我们别无选择，只有杀死他！”

“那你是怎么从山村壮汉那里逃出来的？”我还是执著于这个问题。

榛医生答道：“多亏了东婆婆，她还没走远就听到了这边的动静。她随身带有两把麻醉步枪，就是用这步枪，她放倒了所有的山民，救出了我。”

我又问：“既然你们已经与山民们交恶，那以后你们还能在这里进行人体药物实验吗？这不等于这个秘密已经无法再保守了？”

榛医生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没错，我们已经无法再在这里继续进行实验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现在麻醉了这些孩子，过一会儿，就会有国外药厂的人赶到这里，他们会把这些孩子带到一个隐秘的地方，继续进行我们的实验。”

“小榛，还跟这个家伙废话这么多干什么？赶快解决了他！药厂的人马上就要来了！”站在一旁的东婆婆突然凶神恶煞地叫道。

我暗叫了一声不好。人体药物实验涉及到上亿美金的经济利益，她们又怎么能让我全身而退？既然她们能杀死古校长，同样也能杀死我！

榛医生微微一笑，说：“东婆婆，看在我被山民们绑走的时候，他曾经奋不

顾身地挡在我面前，我决定在杀死他之前，告诉他所有事情。要死，也让他做个明白鬼吧。”她阴森森地笑了起来。

东婆婆举起了枪，说：“现在讲完了，我也该送他上路了。这枪打出去，他被麻醉后，我们就活埋了他！”

突然间，我大声叫道：“你们真以为可以这么容易地杀死我吗？”

“杀死你还不容易吗？”东婆婆反问道。

我从裤兜里取出一样东西，扔在了地上。那是一个微型通话器，上面闪烁着的红灯表示通话正在进行中。

东婆婆和榛医生的脸上同时露出了惊慌的表情：“你是谁？你怎么有这个东西？”

八、道高一丈

几个月前，海关向沿海警方通报了一条异常线索，他们发现有人走私某国外药厂生产的痴呆症治疗药半成品入关，这种药物被怀疑具有极大副作用。经过跟踪，警方发现药物几经辗转流入到西南某省山区中，于是怀疑有人在偏远山区暗中进行违法的人体药物实验。当目标锁定古家村后，我伪装成支教教师，被派遣到古家村来。

我，其实是一个警察。

我随身只带了一样东西，就是一只微型通话器。

我的同事藏身于距离这里一公里的地方，如果不出意外，再过几分钟他们就会到达这里。

榛医生与东婆婆无力地跌坐在地上，我的同事带走了她们。

而那些孩子，在注射了镇定剂后，一个个神情呆滞地站在学校的旗杆下，和那些没有经过药物实验的痴呆儿没有什么不同。

那个曾经殴打过我的山民对我说：“秦老师，其实对于他们来说，做一个痴呆儿，比做一只实验用的小白鼠好多了。”

我点头。是的，的确如此。起码这样的人生，还属于他们自己。

作者：庄秦。发表于《花火》。